MUSIC FOR OUR YOUNG FOUNDATION 訓練基金 青年音樂

音樂訓練
與
社會和諧

2010 年 10 月，我寫"港督大人"一文(www.hkmoy.com'炯柱博客')，記錄了香港政府 1977 年成立音樂事務統籌處(現稱'音樂事務處')的過程。

2017 年，音樂事務處將慶祝成立四十周年。

本文乃"港督大人"的續集，是我就音樂事務處日後工作及發展的方針及方向，提出的一些個人意見。

音樂事務統籌處

「樂韻播萬千」
Music for the Millions

音樂教育，音樂訓練。

有人說音樂教育及音樂訓練有提高社會和諧的功能。

這說法對嗎？

當然對。音樂訓練實在能令社會更進步，更和諧。

但……？

甚麼？

但還要看音樂訓練在甚麼環境、甚麼情況，及以甚麼方式進行。

世事無絕對。

I

音樂

有人說音樂是語言。

嬰孩不需接受任何培訓，已能創造美好的樂音。吃得飽、睡得足，嬰兒不時做出一些可愛的聲音。這是嬰兒與生俱來的樂聲。

漸漸長大，未能說話，嬰兒"牙牙"學語。他們會模仿聽到的聲音，創造自發的樂句，成年人聽起來，起初有點莫名其妙，但小'BB'的歌聲實在太可愛了……不聽也罷，一聽便忍耐不了……馬上抱起來，親個不停……，"孩子，你太可愛了……"

人類的嗓子，是上天賜給我們的樂器。

但是否所有人也能好好發揮這樂器?

非也。

不同的孩子，對音質（高、低）及節奏（快、慢）有不同的理解及表達能力。有些兒童不用接受任何訓練，已能唱出接近完美的歌曲。他們可能完全不明白為何坐在身邊的同學會這麼"笨旦"!

"這麼簡單的歌曲，你也唱不好!閉咀，笨旦!"他們不屑地說。

歌唱得好，要靠音樂天份。那麼要學習樂器，困難便更大了。孩子不但要聲帶，也要手、眼、耳，身全用。有天份的孩子，馬上優勢盡顯。

"嗯!你走音了，笨旦!怎麼聽不到!!可惡!停、停下來……笨旦!!!!"

其實他的同伴不是"笨旦"。

老天就是這樣"不公平"!有些人天生是音樂家，其他人是運動員，是狀元，是大文豪……。

對，你音樂天份比我高，但打起架來你不是我的對手……叫我"笨旦"，大胆!來，吃我的鐵沙掌!飛毛腿!哭?哭甚麼?再多哭半聲我打到你話也說不出來……笨旦!!!看!現在誰是笨旦?

其實，天生我才必有用。

老天還算公平。

那麼天資不高的孩子，能否好好學音樂?

可以。絶對可以。

問題是誰在教導那些天資不高的孩子。一切要看老師的態度，本領及能耐。

好老師可以幫助天資高的孩子踏上成功演奏家那康莊的大道。

好老師可以引導天資欠奉的孩子，進入音樂美妙的世界，幫這些孩子排除萬難，達到一般普通老師完全想像不到的水平。

當然，教天資不高的孩子，老師要付出的努力比誰也要高。教天份不高，或身體有殘缺或讀寫障礙的孩子，可能是一份苦差。老師可能要多花幾倍的努力，孩子也無法追上那些天才橫溢的同學。

因此，不少老師會選擇教導天份高的孩子。

此乃人性的自然表現。

II

成本與效益

音樂訓練對孩子成長的效益，早為音樂教育學者所學道:甚麼左腦、右腦均衡的發育;甚麼手，眼協調的操練;甚麼人格、素養的培育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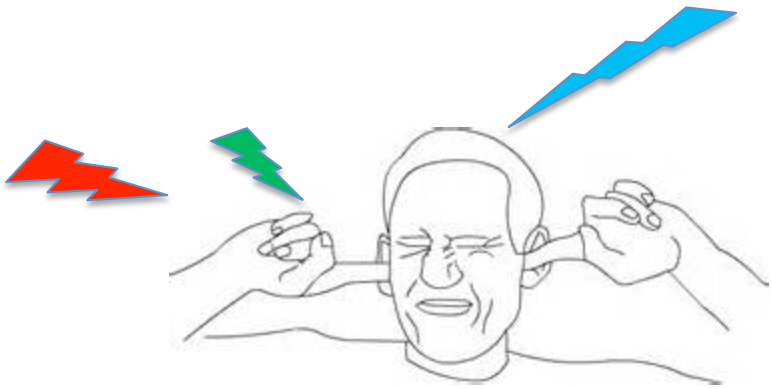
全對，音樂訓練確實效益良多。

但成本又如何?

成本不單包括父、母每月要付出的學費，買樂器，樂譜的費用，及林林種種音樂訓練不可或缺的支出，還有非金錢方面的付出。

孩子學樂器初期，每天在製造噪音。

孩子每天在家練習時，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怪聲，連父、母也聞之卻步。



住在公共房屋的居民，極可能被鄰居孩子練習樂器的噪音弄到頭昏腦脹。對鄰居，這些噪音是'苦難'。

那麼學校可以讓學生們下課後留在校內，好好練習樂器。

對!可以!部份學校實在會作出這樣的安排。但能否持之以恆，經年累月地作此善舉，要看校長，音樂老師及校工的苦心，耐性及愛心。不少好好的開始，始終經不起時間的折磨。"噢……同學們留在學校練習，學校要付出，要承受額外的風險……停辦吧……反正這些是課外活動，可有可無。”

一人一樂器，結果是沒人能演樂器。

不要怪責學校。

錯?對?談不上。

但就算富天份，孩子能否成功學樂器，還要看他的毅力:每天練習的毅力。

'台上十分鐘，台下十年功。'這話說得好!

有人說要成為'專家'一定要投放 10,000 小時的苦練。

10,000 小時?人生有多少個 10,000 小時!

那讓我做 1/3 個'專家'算了吧。

要當 1/3 個'專家'，要花多少時間去苦練?

假如每天花 1 小時去練習，也要用……也要用足 9 年!

天呀!9 年!!誰有這樣的恆心?誰有這樣的耐力?

好，我練吧。但有何回報?

別問爸、媽。他們每天為口奔馳，早已無力去計算什麼回報不回報……你好好去練習吧，不要再煩老子好嗎?只要你拉琴聲音沒這麼難聽，我已心滿意足……回報?別煩我……日後再說吧。

日後?何時?誰知?怎算?

我感謝我父、母不計成本，支持我學音樂。

我佩服那些鼓勵子，女學習音樂的爸爸、媽媽。

我更尊敬那些寧願節衣縮食，仍無私地支持孩子們學習樂器的家長。

理論上，香港已是一個成功，發達的城市，而多年來，香港政府在文化教育,實在已投放了不少的資源。

但說到音樂教育，家庭富裕的，天資豐厚的孩子，始終佔盡優勢。

對，在今天的香港，誰也有機會往上爬。

天份高，家境富裕的孩子，開步較早，爬升更快。

"錢"。錢在作怪吧。

不公平?說不上。

此乃人生。

奈何?

III

悲情城市

傳媒把天水圍定名為"悲情城市"。

為什麼?

過去 30 年，因為各種不同的社會原因，天水圍實在發生過不少倫常悲劇。

但在過去 7 個寒、暑，天水圍為我提供了一個學習、實習的好機會。

2009 年，我和十多位志同道合的好朋友，成立青年音樂訓練基金，在香港及廣東省一些較偏遠、發展較慢的地區，以音樂培養孩子。

本文並非寫 MOY 的故事。但天水圍的確讓我以行動嘗試我多年來的一些教學理念:我深信音樂訓練可以為孩子們帶來新的機會。我深信音樂訓練能令孩子抬起頭來，面對、克服先天、後天各種不同的挑戰。

到天水圍參加青年音樂訓練基金每星期訓練的孩子，來自香港、九龍、新界各區。他們包括住在悲情城市，飽受生命折磨，身心受重創的小朋友，也包括住在天角一方:位於香港最南的黃竹坑及

最東的柴灣，每天要花三小時，乘搭多程交道工具，只為參加短、短數小時的音樂訓練班的好孩子。

孩子無邪，天真、可愛。他們享受基金樂隊排練的喜悅，從來沒空去理會，了解坐在旁邊朋友那坎坷的背境。

當然，身心曾受創傷的同學們可能較慢熱。自卑也可能令他們卻步，退縮。但這是短暫、片刻的現象。不久，所有孩子也會不自覺地忘掉了生命帶給他們的得與失、成與敗，完完全全溶化在排練那美妙的氛圍，好好享受那莫名的喜悅，無界的友誼。

到底甚麼有這樣的魔力，能創造這奇妙的環境?

音樂。

富"靈氣"的音樂。

IV

音樂的魔力

音樂是我與生俱來的伴侶。憑記憶，我第一次聽的音樂，是 3 歲那年，媽媽坐在病牀旁，輕唱的聖詩。第二次，是 5 歲在幼稚園被老師無厘頭的欽點，強迫我手舞足蹈學當合唱團指揮那環境。唏，原來當指揮是賞心樂事。表演時挺開心。演完後好評如潮，糖菓加倍!棒。

但對不起，65 年後的今天，我仍沒法清楚解釋音樂在我腦海內如何運作。

我不明白為何聽到一些新樂句，我會不寒而慄。我不知道為何一些樂曲會一整天纏繞着我的腦袋，像一個壞了的留聲機，不停重覆播放，把我氣得發慌。我不了解為何一個演奏家能令在坐得滿滿的音樂廳的觀眾，聽完演奏淚眼盈眶。我無法解釋，為甚麼在美國克里夫蘭市，聽克里夫蘭交响樂團，在大本營 Severance Hall 音樂廳，演貝多芬第五鋼琴協奏曲，樂曲好像特別堂皇，華麗。我沒法理解為何一萬個意大利歌劇愛好者，會有耐性坐在一個 2000 年前建成的露天鬥獸場，冒着雨，毫無怨言地等待雨停，等待樂隊、演員，重回舞台，繼續演完 Verdi 的歌劇 Nabucco，還要等到零晨一時三十分，仍不願離座、回家。雨稍停，歌劇演下去，不到二十分鐘，雨又再下，演出又停頓了。好，不用你們演，一萬觀眾不約而同，引吭高歌，清唱歌劇 Nabucco 的"希伯來人之歌"。

我完全無法解釋以上的一切，一切。

但我在場。我完全神服於音樂的魔力。

只要有機會， 我會毫無保留地，把音樂這寶藏，送給我的朋友，我的學生。

意大利維羅納的歌劇

美國克里夫蘭Severance Hall

每星期，在天水圍，音樂也在發揮那莫名的魔力。

在天水圍，青年音樂訓練基金來者不拒。任何孩子，不論天資，我們也接納，也教導。基金部份學員有讀、寫障礙及其他問題。我們樂意接納這些可愛的孩子，條件是他們上課及練習的出席率不能低於 80%。

訓練先天不足、後天不調的學員，基金老師的技巧及耐性，不斷地接受考驗。樂隊或小組排練時，基金老師要面對更嚴峻的挑戰。把幾十位不同背境，不同天份，不同水平的孩子放進樂隊，要求他們一起排練樂曲，老師責任極重。樂曲選得好，編得好，孩子會專心排練。曲目選得太難，有部份、水平高超的孩子演得淋漓盡致。水平稍低那批同學如何反應?太難了!別煩老子!乾脆飄進白日夢鄉好了!曲目太簡單?輪到高水平孩子納悶，攪破壞。

訓練水平背境參差的樂隊，一般商業出版社編出來的樂譜未必能適用於基金的訓練要求。

過去七年，為了應付青年音樂訓練基金獨特的教學方針及訓練方式，我不斷在作曲及編曲兩方面，作新的嘗試。

我要尋找，要編寫所有孩子也喜歡，但也能演的樂曲。

找適當的樂譜，是苦差，但也是樂趣。

那麼多樂曲，怎樣選?

多找，多聽，不斷地找，不停地聽。

有些樂曲悅耳，是為炫耀技術高超演奏家寫的。凡人免問。天資一般的孩子苦練一百年也無法演奏這些曲目。我不會教孩子學習這樣的曲目，浪費時間。只會令孩子們自卑、卻步。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

我寧願不停地找新的曲目，新的教材。

這過程可能花上幾天的時間，但突然，一個簡單的旋律，一段無名的樂句，會令我停頓下來……聽，寫下來……找到了。

請別要我解釋這些樂曲的魔力。

我沒有任何科學化的方程式，去拆解這些樂句帶給我的反應。

我只能用一個名詞形容我的感受。

"靈氣"。樂曲的靈氣。樂曲令我感受到，那份筆墨無法形容的靈氣。

過去七年，我已為青年音樂訓練基金編、寫了一百首令我感動的樂譜。

樂曲找到了。下一步是看看孩子們的反應。

星期六，我會把新編好的樂譜放在基金樂隊隊員的譜架上。

鴉雀無聲。孩子們全神灌注，眼睛看樂譜。

黃樂怡用風琴輕奏主題旋律。

鴉雀無聲。

樂怡輕奏樂曲的和弦及樂段。停下來。

鴉雀無聲……孩子們呼……、吸……、呼、吸……。

孩子抬起頭，看着我，眨眨眼，明亮的笑容。

"很好聽……我喜歡……"眼睛在說。

"我有點冷……"眼睛在說。

音樂的魔力。

靈氣的魔力。

"好。"我說。"我們排練吧。"

幾年前，我以為只有我會這樣笨，編印好了的商業樂隊譜不用，自己去找，去編、去寫。今天，基金在香港、在內地、在新加坡，在馬來西亞的同事也開始寫新曲，找新的教材。我不再孤單，不再懷疑。

他們也感到音樂的靈氣。

現在我們知道音樂的魔力。

音樂怡情、養性。

音樂能為創傷的孩子帶來點滴的希望，絲絲的安慰。

魔力。

音樂的魔力。

V

偏見與傲慢

音樂是否對每一個人，也有同樣的威力?

不是。

不同的人，對音樂有不同的反應，不同的感受。

不同的環境，也可能影響音樂帶來的感受。

這些感受非理性化，非科學化。

"唏，炯柱。你去拉這奏鳴曲。我很喜歡，希望你拉完，給我些意見。"朋友說。

我拉完那樂段，良久沒反應。

"嗯，"朋友等得不耐煩。"你這傢伙。你到底喜歡不喜歡?"

"……喜歡……"

"這樣冷淡……全無激情……可惡……我不信你……"

我倆可能再談半天，也找不到共識。

其實不單音樂對不同的人，會有不同的影響。其他藝術作品，對不同的人也可能帶來不同的反應。

視覺藝術是一個好例子。

黃樂怡音樂上的感受，與我大致相同。感動我的樂句，通常也能感動她。

但對於視覺藝術，我倆感受截然不同。

樂怡喜歡繪畫。每到新城市一遊，必定命令我陪她參觀博物館及畫廊。

我對繪畫一無所識。要我看那些掛在牆上的怪東西?好，我會聽聽話話地去看。看一、兩小時夠了吧!看完馬上逃到咖啡廳，或乾脆躲在一角，抱頭大睡。

樂怡?她會在畫廊花足一整天。

樂怡和我，對視覺藝術有完全不一樣的感受。

但我仍不斷到藝術館及畫廊。

為甚麼?

因為我發覺愈多機會看視覺藝術作品，我愈能分辨不同作品的風格及寫作手法。我對視覺藝術的接受能力愈高，逃到咖啡廳的時間愈短，我被自己"無知，無能，傲慢，偏見"影响的機會愈少。

誰受益最多?

是我。

基於這原因，我教音樂時，堅持學生廣增對各種、各類音樂的認知。

基於這個原因，青年音樂訓練基金堅持學員排、演各種不同風格，不同背境的曲目。基金學員要古、今兼學，中、西並重。要學習具中國風格，源遠流長的古曲，要認識歐、美古典大師的大作，也要演奏改編自各國流行曲的新、舊「金曲」。

基於這原因，基金鼓勵學員學習多種不同的中、西樂器，讓學員在中、西合璧的青年樂團排演不同風格，不同作者，不同背境的樂曲。

這種訓練模式大大增廣了學員的知識，見聞，讓年青人在多學習，少偏見的環境成長，希望孩子日後成為目光遠大，胸襟廣濶的樂手及老師。

VI

咁都得……有冇攪錯?

2016 年 6 月 16 日，朋友傳來一份急件。

"……下星期五我們的樂隊將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辦一場極重要的音樂會……但到今天我們仍賣不出三份一門票……請幫幫忙……"

文化中心音樂廳有 2000 座位。音樂會前一周只賣了 500 張門票?

我倒同情樂隊這領導。

但問題何在?

是六月。學生們在考試???

也可能是門票太昂貴???

也可能是節目不夠吸引吧???

別再揣測。去幫幫朋友找觀眾好了。

但稍等……這樂隊每年接受數千萬港元的政府資助。有人說每年超過$70M……

喔……噢……

觀眾何在?

這個問題引來以下兩個問題。

問題一。找觀眾去支持香港職業樂團到底是誰的責任?是特區政府?是樂團領導?還有誰?

問題二。為甚麼部份職業樂團客似雲來，而其他樂團連2000 張門票也賣不出?是節目內容太高雅，還是根本在香港找不到那麼多的觀眾，去支持那些曲高和寡的玩意?

百思不得其解。

但 21 世紀已過了 16 年。

香港是國際城市。

我們以公帑扶持的職業樂團，連門票也賣不出，那麼所有在教導，在推廣所謂"嚴肅音樂"的人士，理當好好反思。

像我這樣，自稱為音樂老師的成年人，也可能有責任細細思量。

在 50 及 60 年代，我就讀的小學、中學，每星期一定要同學上音樂課。而音樂課的課程，絕大部份是教授所謂"嚴肅音樂"。

那麼今天的中，小學府，還有沒有音樂課?老師教的，又是甚麼課程?

作為一個器樂老師，我有責任仔細思考這課題。

VII

攪乜鬼

管弦樂團觀眾愈來愈少，是香港職業樂隊獨有的問題?

非也。

在世界各地，不少職業樂團也正面對同一難題。

在天水圍，青年音樂訓練基金不時收到免費門票，請孩子們到尖沙咀文化中心，聽香港職業樂團演出的音樂會。

"又有免費音樂會……"孩子們反應不一。"誰演奏?朗朗?老子馬上來!甚麼……甚麼……Aahk……他是誰?沒聽過他名字……謝謝……免了……我很忙……不來了……反正那些音樂會太長，太難明白……不去也罷。"

職業樂手喜歡演的曲目，普羅大眾不一定喜歡、不一定認識，不一定理解。

這現象是否單在香港出現?

不是。

在大陸，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職業樂團，不時也被聽眾不足這個問題困擾。

2013 年，基金青年管弦樂團到新加坡交流，順道買票欣賞新加坡交響樂團演出。當天晚上的音樂會，門票只賣了 60%。

2010 年，應中國名作曲家邀請，我到北京出席一個全球新作品首演、隆重的音樂會。

當天晚上冠貴雲集。坐在音樂廳前座是穿上晚禮服的貴賓，及作曲家來自五湖四海的好朋友。

音樂會開始了。最初 10 分鐘，全場鴉雀無聲。觀眾似正靜聽世界首演美妙的好樂曲。

不是吧!開始聽到一些人聲……好像是……是孩子的談話聲……'pp'，'p'，'mp'，'mf'……。

"Sh……"有觀眾受不了……"孩子們，請安靜!"

安頓下來了。

只安靜了 10 分鐘。談話聲漸漸又響起來了……'p'，'mp'，'mf'，'f'。還有……還有……'啪'、啪'、啪'……有些孩子站起來，在音樂廳後面追逐。

幾位在前排座位的觀眾終於受不了，搖搖頭，站起來，步出走廊，離場。

"那些……那些孩子……在攪甚麼?"我問坐在我身旁，樂曲世界首演那作曲家。

"對不起……真對不起"作曲家尷尬極了。"今天晚上門票賣不到一半……我們要用汽車把住在偏遠地方的孩子帶到音樂廳，填滿音樂廳後面的空位子。對不起……對不起……"

"那麼'啪'、'啪'是甚麼聲音?"我問。

"對不起!是孩子們……我們要為他們提供糖果、餅乾及飲料，……是'汽水拉罐'的聲音……對不起……對不起……"

VIII

和諧的社會

音樂及音樂訓練寫完了。

最後，是'和諧的社會'。

和諧……和諧的社會。

甚麼話?

Wikipedia，就和諧的社會,有以下的銓釋:"和諧社會這概念源自孔，孟時代的理念……針對的是社會不公義的各種現象，包括現在國家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……和諧一詞源自音樂樂理……在孔，孟教育概念，音樂教育有平衡人民或社會不均情況的功能……。

Bla，bla，bla，bla，bla……

嘩!好宏偉的一套理論!太偉大了!我吃不消!請放過我吧。我學過一些音樂，拉過提琴，感受過音樂的力量。但音樂真能影響社會和諧?太誇張了吧!有點……有點胡說八道。

好戲在後頭!

Wikipedia 繼續寫下去:"對和諧的社會這名詞，起初民間反應相當正面……但過了段時間，這名詞引起了負面的反應……為了令社會更和諧，政府可以實施一些令人反感的高壓手段……結果是社會不單沒變好……反而更不平的，更不和諧……「和諧」漸被稱為'河蟹'……

甚麼?

我抗議!!

可惡!!離題萬丈!

我在寫音樂教育。我在建議給每一個孩子機會，去學音樂，透過音樂增強自信……我沒興趣討論音樂的社會功能，更莫論音樂能否促進社會和諧……這些概念太抽象，太理論化了。

除非……

除非甚麼?

除非我們在說音樂訓練可製造社會不公義，可能令社會不和諧。

老天!話怎說的!

音樂訓練令社會不和諧!

不可能!

這話侮辱了所有音樂老師!

不可能!不公平!

請安靜!別鬧!

細想。

世事無絕對。

任何事情總有'好'、有'壞'。

"閉口!不可能!音樂訓練不可能有壞……太過份了……不可能……"

細思。真的不可能?

其實甚麼事情，最好的事情，也可能變壞。

怎麼變壞?

問得好。是如何，何時，及何處。

任何好事，始終要接受考驗:時間的考驗。

任何好事，起步時是好事。但隨着時間，社會及環境的轉變，好事也可以變得過時，不合時宜或不再適合社會的需要。隨着社會的進步，任何措施也可能變成為引至社會不和諧的因素。

問題來了。

"我辛辛苦苦，埋頭苦幹了幾十年，全心全意地教育了多少下一代……你……你這……這忘恩負義的傢伙……你……憑甚麼判斷我工作的成果……有本事來，來跟老子打拼……看你有多少能力，有多好的功夫……來……我跟你拼老命!!!'

我完全明白這感受。

這是一個令人沮喪，令人氣憤的課題。

但別生氣。

這問題你、我一定要面對。

為甚麼?

因為我們正在用公帑。

因為經過了幾十年的苦幹，香港仍沒足夠觀眾，去填滿一場2000 聽眾的音樂會。

因為我們自稱是老師。

因為我們以培育下一代為己任。

「樂韻播萬千」
Music for the Millions

-完-

文: 蕭炯柱
圖: 黃樂怡

74/b